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八

宋 胡仔 撰

東坡一

石林詩話云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公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

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袁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為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後山詩話云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茗溪漁隱曰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觀前二聯豈愧作者

東坡云余昔為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
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
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
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
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
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
之有餘子瑣瑣耳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
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歲晚

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歿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冷齋夜話云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新粧事見楊妃外傳云明星登沈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歌殘粧釵橫鬢亂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豈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尼童詩曰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汚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應天下尼當用白練為衣

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
谷子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贈鄭秀才
詩云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云世祖宴
東府詔跋陀羅世祖戲之曰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跋
陀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所欠者一
死爾茗溪漁隱曰崖蜜本草云石蜜也老杜逸詩有崖
蜜松花白之句冷齋謂鬼谷子云崖蜜櫻桃也其說非
是所欠惟一死事出北史劉聰時陳休卜崇為人清直

素惡王沈等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
天地卿輩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
職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
低眉以事閹豎乎此事在前乃梁僧史用其語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喜韋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
床眠之句故在鄭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
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誤喜對
牀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子由使遼在神水館賦詩

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行萬里隔湖天坡在御史獄有
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牀定悠悠夜雨今
蕭瑟其同轉對有云對牀貪聽連宵雨又曰對牀欲作
連夜雨又云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弟所賦
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約其意見
於逍遙堂詩敘云

漫叟詩話云東坡最喜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
持服人游湖不赴云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

軍柳氏求字荅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
天然竒作賀人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霑四座
深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
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
得有功尤為親切茗溪漁隱曰世說元帝生子普賜羣
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
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二事相類聊錄于此
但深愧無功之語東坡乃用南唐事也

冷齋夜話云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
近日有何妙對曰東坡宿於臨臯亭醉夢中而起作實
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
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
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
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
掌大笑以公為知言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葉致遠

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揚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贍如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蔡寬夫詩話云白樂天楊虞卿之姑夫故世言與李文
饒不相能文饒藏其文集不官看以為看則必好之文
饒鎮京口時樂天正在蘇州元微之在越州劉禹錫在
和州元劉與文饒唱和往來甚多謂之吳越唱和集樂
天惟首載和文饒薛童感粟歌一篇後遂不復有亦可
見情也茗溪漁隱曰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
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豈能不芥蒂於胃次
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冷齋與子真所筆恐非其實

然子瞻文章豈待介甫譽之然後傳於世哉觀李文饒之與白樂天其事亦可見古今人情不遠余是以辯之東坡云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已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陳輔之詩話云舊唐史柳公權應制聯句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然當暑居廣殿高閣南風之來不止微涼而已新史易曰殿桷生餘涼蓋屈桷叢椽受風勁快此兩字有功於修詞也

東坡云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王直方詩話云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答王鞏云新詩如彈丸又送歐陽季弼云中
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蓋詩貴于圓熟也余以謂圓熟
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枯乾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則
可與古之作者並驅耳

石林詩話云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
為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
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麗之意自然見於

造化之外然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
雖是輸寫便利動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
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有餘事韓退之贈
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空春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
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
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東坡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余將置田其間因往
相田得疾聞麻橋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

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無再少時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西清詩話云東坡謫黃岡與陳慥李常游李常自以為

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
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
拄杖落手心茫然

潘子真詩話云吳瑛德仁襟情高遠遵路之子淑之孫
也未五十以虞部員外郎致仕歸隱蘄春元祐間朝廷
聞其高聘之不起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
恨我不識元魯山恨君不識顏平原銅駝陌上會相見
拍手一笑三千年東坡為德仁作也

茗溪漁隱曰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全篇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無由玄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糴糴十頃田清溪遶屋花連天溪堂醉卧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游蘭溪訪清泉已辦布韉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原恨我不

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詩中所
云龍丘居士即陳季常也濮陽公子即吳德仁也又云
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韋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
我自興盡回酒船蓋欲往訪德仁未成也李白詩云稽
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用此事也又云恨君不識顏平
原東坡自謂也恨我不識元魯山謂德仁也銅駝陌上
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蓋言終當相見如蘇子訓之
徒此一篇詩意本末次序有倫有理可謂精緻矣潘子

真但只言稽山不是無賀老以下六句為德仁作不知
濮陽公子復是何人無乃與詩題相戾乎

侯鯖錄云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
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
丈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
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
今日斷屠

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

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
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
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俗且出於不得
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
也苕溪漁隱曰此東坡與李公擇書愛其語有理故錄
入叢話余連歲憂患生理益微此策誠不可不用若更
以雪堂畫叉竹筒之法兼行之當益佳耳

東坡云余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輒作汁

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茗溪漁隱曰余憂患之餘久亦戒殺細味東坡此詩欣然會意故錄全章益以自警詩曰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剗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畧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烝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

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
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
集

絀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謂不然
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字韻詩皆用緝字
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
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
重當世無敢訾議至荆公則無是弊矣其得子固書因

寄以及字韻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用緝字一韻他
皆類此正與老杜合茗溪漁隱曰黃朝英之言非也老
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末字
韻一篇詩而用五韻南池谷字韻一篇詩而用四韻客
堂蜀字韻一篇詩而用三韻此特舉其二三耳其他如
此者甚衆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為定格則老
杜何以謂之能兼衆體也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
輕議東坡尤為可笑六一居士云韓退之工於用韻其

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以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且退之於用韻猶能如此孰謂老杜反不能之是又非黃所能知也

王直方詩話云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

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
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
飯豆吾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

宋 胡仔 撰

東坡二

東坡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韞材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

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
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
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
已因答其詩云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
可笑曰蘇子瞻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尺吾將買田而
歸老焉與可嘗令余作洋州三十詠筥谷其一也予
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釋龍料得清貧饒
太守渭濱千畝在曾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

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石林詩話云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為人靖深
不撓世故善畫墨竹作詩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
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
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亦多以時事為譏誚同極
以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為杭州通
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
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

東坡云予在廣陵與晁無咎雲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時客去予醉卧舟中雲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槩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之云開處清游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原有此句與可拾得

冷齋夜話云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

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鉤淺曲脚高綠
玉深翹岼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東坡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
劉季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詩書後
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
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
籤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
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

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石林詩話云劉季孫能詩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精當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為江東提舉刑獄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裡閒說與旁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對

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
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
郡大驚遂知名云

山谷云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猶酸色未
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時以為右
軍帖中贈子黃甘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
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王直方詩話云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肥偉也故東

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詩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多雄偉便
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又云磨刀向猪羊醜酒會鄰里
至於云平生批勅手亦皆用屠家語也子敦讀之頗不
樂東坡遂和前篇末句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錢
穆父眉宇秀整東坡云穆四莫亂呼他名字是時穆父
已有九子東坡遂以九子母丈夫呼之有詩云九子羨
君門戶壯八州憐我往來頻茗溪漁隱曰東坡送子敦
詩有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劔履之句山谷和云西連魏

三河東盡齊四履或云東坡見山谷此句頗忌之以其
用事精當能押險韻故也然東坡復自和云我以病杜
門商頌空振履蓋諸公餞子敦以病不往押韻用事豈
復不佳山谷亦再和有發政恐傷民天步薄冰履之句
押韻又似牽彊也

東坡云紹聖間人得二詩於汭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
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
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

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壯士悲歌淚
萬行茗溪漁隱曰或云此二詩乃東坡竄海外時作蓋
自況也不知其果然否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跋米元章所收書畫云畫地為餅
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饒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山谷
和之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
竊鉤輒斬趾皆謂元章患淨病及好取人書畫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詩云怪君何

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劉公嘉話云晉書有飯食
名寒具者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餠
餅桓玄嘗盛陳書畫召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
執書因有汚處玄不懌自是命賓不設寒具半山老人
詩云呼童羈我果下騮欲尋南岡一散愁歐陽永叔絕
句云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閒果下騮陳無已絕句
云借子翩翩果下駒春原隨處小踟躕漢書霍光傳皇
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漢既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

顏師古曰小馬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王直方詩話云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之語故東坡和錢穆父蔣穎叔從駕景靈宮詩有云半白不嗟垂頷髮軟紅猶戀屬車塵之句

東坡云垂崖公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子幼時聞父老言恨不

聞姓名今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語留之不
可乃採前人意作詩送之有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為容
淮光釀山色先作歸興濃子意亮已成我言寧復從恨
無乖崖老一洗芥蒂習之句

遜齋閒覽云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
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荅韋丹云相逢盡
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
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

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須臾忘情於軒冕邪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見人題兩句云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者

異矣

石林詩話云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摘千頭雖以笙歌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謂何物亦是歇後蓋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冷齋夜話云東坡自海南還至贛上以水涸舟不可行逗遛月餘時過一僧舍浴其長老魁梧如世所畫慈恩

然叢林不以道學稱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士無塵堪
洗滌道人有句借宣揚舉頭但見蠅鑽紙撫背時聞佛
放光偏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但逢塲却須更說圓
通偈干眼熏籠是法王又嘗與劉器之同參玉板和尚
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板欣然從之至簾泉燒筍而食
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曰名玉板此老僧善說法要
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東坡作偈曰叢
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叅玉板師聊憑

栢樹子與問釋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東坡云江南人好作盤游飯脯鮓鱠炙無不有然皆埋

之飯中故里諺云闕

其厥切

得害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

雖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
云投醪谷董羹錫內闕窖盤游飯盃中東坡大喜錄之
以付江秀才收為異時一笑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以巳卯生故東坡有卯君之語
其以檀香觀音像遺黃門云持是壽卯君其出局偶書

云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其送王鞏詩云淚濕粉牋
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

山谷云東坡道人在黃州作卜筮子云缺月掛疎桐漏
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
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肖棲寂寞沙洲冷語意高妙
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數萬卷書筆下無一點
塵俗氣孰能至此茗溪漁隱曰揀盡寒枝不肖棲之句
或云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

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為之不可限以繩墨也

西清詩話云東坡在北扉自以獨步當世與一時侍從更唱迭和莫不稱厚曾子開賦扈蹕詩押辛字韻韻窘束而往返絡繹不已坡厭之復和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搗殘薑桂有餘辛顧問客曰解此否謂唱首有辣氣故耳

東坡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杳藹間而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為作一絕

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為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冷齋夜話云東坡遊廬山東林作二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

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云此老人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刺語非其筆端有口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仇池筆記云余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傾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

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綬
綃大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為最大聖
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
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燄赤虬噴滂湃家近玉
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
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
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
曰到處被相公廝壞茗溪漁隱曰此事恍惚怪誕殆類

傳奇異聞所載又其詩亦淺近不似東坡平日語疑好事者為之以附託其名耳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

宋 胡仔 撰

東坡三

絳素雜記云劉公嘉話云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所得因剪弃其餘今遂無其集所載止此而已及觀

東坡次韻景文聽琵琶詩云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關東
昏百草鬚乃以安樂公主為東昏侯按東昏侯是齊明
帝第三子雖昏虐暴亂實未嘗取靈運鬚以關百草豈
非誤與又陳後主時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
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見收而東坡謾號國夫人夜
游圖詩云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又誤也
蓋齊東昏侯有潘淑妃未嘗名麗華亦與韓擒虎事無
干淑妃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

臯射雉獲之杜預注云為妻御之臯澤如訓之則非地名明矣而東坡和人會獵詩云不向如臯間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真誤也

茗溪漁隱曰和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詩云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晉書王弘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則蠟鳳凰戲乃僧綽也又立春日與李端

叔詩云丞掾頗哀亮定武有此碑本坡自大字寫之作
亮字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
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
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則亮字當作援也又次韻錢舍
人病起云何如一笑千疴散絕勝倉公飲上池史記扁
鵲遇長桑君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
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則非太

倉公也

西清詩話云唐人以詩為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耳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經與王修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

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
石林詩話云古今人用事趁筆快而悞者雖名輩有不
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廁廁姜龐不解歎蠨蟻據漢書
廁廁本作廁廁蓋中衣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黃魯直
吸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
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耳

後山詩話云眉山長公守徐常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
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

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隱居詩話云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為郎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為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時實未嘗居重位也

西齋話紀云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乃比鄧通耳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引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率爾用之往往有誤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八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善文辭尊重之每為報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王褒自是宣帝時人王禹偁筍詩云稚川龍過

頻回首詔得青青數代孫稚川即葛洪之字投杖葛陂
化龍乃費長房也孫僮傳巖詩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
業煌煌照古今蓋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
約中代之以假其資是為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為刑
人哉苕溪漁隱曰路逢王二十八翰林詩乃劉夢得詩
非李商隱詩也

緬素雜記云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即位頗疑北人鴆
死者多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

售集妓樂迨數百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為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以為喜而日不能給遂弊衣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糴糴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云苦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著衣裳時人議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故東坡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蓋用熙載求丐

事也茗溪漁隱曰余讀北夢瑣言裴休常披毳衲於歌
姬院持鉢乞食自言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蓋
東坡以玉帶施元老元以衲裙相報即用此事為是若
緗素雜記謂用前事非也

東坡云僕遊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窓
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
也

冷齋夜話云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

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荆公曰平日離愁寬帶眼迄今歸
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
不若東坡微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也曾捫虱
話酸辛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
為風對以龍驤為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
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沒者此類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
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

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之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後山詩話云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没些巴鼻皆俗語也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為行范蜀公詠伯房假山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

石林詩話云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

之元祐初知舉薦適就試意在必得以冠多士及考章
援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遂以為魁既圻號悵然出院
以詩送薦歸其曰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蓋道其本意薦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
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薄之終不第而卒

冷齋夜話云余游儋耳見黎氏為余言東坡無日不相
從常從乞園蔬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
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

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
一具謾寫此詩以折菜錢又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
母母迎笑食余櫝榔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
奈好吟詩公嘗杖而至問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
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示之今
尚在余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
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東坡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

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作詩云杏
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
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
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盃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
憂月落酒盃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明
年予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
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
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

哀哉

冷齋夜話云世人之詩例多禁忌富貴中不得言貧賤
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
脫或犯之謂之詩讖謂之無氣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
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畫雪中芭蕉詩
眼見之知其神情蘊寓於物俗論則誠以為不知寒暑
荆公方大拜賀客盈門忽點筆題其壁云霜筠雪竹鍾
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東坡在儋耳作詩曰平生萬事

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余嘗與客論至此而客不然吾論余作詩自誌其畧曰東坡醉墨浩淋浪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驎略玄黃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再謫惠州自惠而遷昌化人以為語識秦少游紹聖間請外以校勘為杭倅方至楚泗間有詩云平生逋欠僧坊睡准擬如今處處還詩成之明日以言者落職監處州酒好事者以為詩識陳

無已賦高軒過詩云老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
多之句不數月遂卒或以為詩識茗溪漁隱曰人之得
失生死自有定數豈容前逃烏得以識言之何不達理
如此乃庸俗之論也如東坡自黃移汝別雪堂鄰里有
詞云百年強半少來日苦無多蓋用退之詩年皆過半
百來日苦無多之語然東坡自此脫謫籍登禁從累帥
方面晚雖南遷亦幾二十年乃薨則來日苦無多之語
何為不成識耶

後山詩話云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夷堅志云燕邸萊州洋川公家裝褙古今畫為十冊東坡過之因為書籤仍題其後云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明窓淨几有坐卧之安又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云頭髯鬚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象閒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山谷詩云蕭寺吟雙竹秋醪薦二螯破塵歸騎速橫日

鴈行高又擁膝度殘臘攀條驚淺春皆洋川公養浩堂
故事而集中不載家君在北方宗室子伯璘言如此予
家有大年畫小景二幅山谷親書兩絕句其上曰水色
煙光上下寒忘機鷗鳥恣飛還年來頻作江湖夢對此
身疑在故山輕鷗白鷺定吾友翠栢幽篁是可人海角
逢春知幾度卧游到處總傷神今豫章所刻集及他本
皆無

石林詩話云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

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
作人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
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溫庭筠詩亦有甲子相對者云風
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句本不相類其題
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不可
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句而就之為題者
此蔽於用事之弊也茗溪漁隱曰予嘗有一聯云雨天
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冷齋夜話云客來茶罷渾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張嘉甫問曰盧橘何種果類荅曰枇杷是也又問何以驗之荅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櫨柿亭奈厚朴則盧橘果類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何也東坡曰意不欲耳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四

一至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程琰

謄錄監生_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一

宋 胡子 撰

東坡四

東坡云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者從乞詩唐佐朱
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書其上云滄海何曾斷
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又題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
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
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千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
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
能題詩寄屋壁又嘗醉插茉莉花嚼檳榔戲書姜秀才
几上云紫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超放如

此

茗溪漁隱曰菊以黃為正餘皆可鄙此朱遜之之語東坡印可作詩贈之有識真似淵明之句余頃歲居泗上假館官舍小圃中有一亭榜曰秋香環植以黃菊別無他物必好事者原東坡之意而作也

先君題詩云騷人足奇思香草比君子況此霜下傑清芬絕蘭茝氣稟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鶴髮翁餐英飲其水但恐蓬蒿傷課僕加料理

東坡云余嘗浴泗洲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闋云水垢
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
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
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為世
間一切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
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
以為之名

冷齋夜話云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咫尺而異味號雙

井井源出嵒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
今知家此水中乎同游者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為東坡
出請徐待之俄見其脊尾如生銀蛇狀忽水渾有雲氣
浮水面舉首如插玉筍乃泳而去余至二井太守張子
修為造庵井上號思遠亭名洄酌岸有怪樹樹枝之腋
有詩曰巖泉末入井蒙然冒沙石泉嫩石為厭石老生
罅隙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脊先生酌泉笑泉香神龍
蟄舉首玉筍插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布天矯翔霹靂

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字畫如顏書無名銜年月此詩氣格似東坡而言泉嫩石老似非東坡又語散漫疑學者為之也龍如蛇形小如玉筋

東坡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

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
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二事相類故併錄之

茗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
夜深山谷詩云弓刀陌上望行色兒女燈前語夜深蓋
皆出於老杜厨人語夜闌之意王直方詩話以謂三詩
當以先後分勝負非也

東坡云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
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

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既畢進御上極歎
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
猗猗風縐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
聲又云軾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
真妃裙帶詞乃前六言詩也覺而記之今書贈柯山潘
大臨邠老二說不同故併錄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與孫巨源同會於王晉卿花園中
晉卿言都教餽飼了官員輩馬著巨源云都尉指揮都

餽馬好一對適長主送茶來東坡即云大家齊喫大家
茶蓋長公主呼大家也山谷嘗以賣菜賣生菜對磨刀
磨剪刀東坡以洞庭春色為掃愁帚山谷以水晶脰為
醒酒冰余謂正好作一對

後山詩話云蘇公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
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
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侯鯖錄云東坡在汝陰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霽夫人

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笑
曰子誠知言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庭月午影
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
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潘子真詩話云古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
相與鉏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量
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詞室內嫗簾醜下叟前致詞暮眠
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又少壯面目澤長大

色醜麓醜麓人所惡拔白自洗蘇平生髮完全變化似
浮屠醉酒巾幘落禿頂赤如壺此應璩三叟詞也吳兢
古樂府及藝文類聚所載語皆不完予得此本於臨淄
晏公家以示周元翁元翁笑曰登徒子之妻蓬頭鬢耳
又疥且痔便有五子東家之女登牆見窺今三年矣玉
未之許也烏在其為麓醜也哉

東坡云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
寺坐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

曰蘇子卿齧雪啗氈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
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患難且然而況洞房綺
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
有理故為記之

茗溪漁隱曰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
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
江湖此藥城集中詩也澠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大
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聞范陽

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
外至夷蠻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
都逢著行人問大蘇此二句與子由之詩全相類疑好
事者改之也

冷齋夜話云蘇子由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
有聰禪師者亦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出
迓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聰聰曰吾亦夢同迎
戒禪師子由撫掌大笑曰世間夢乃有同者異哉俄東

坡書至曰吾已至奉新旦夕可相見子由攜兩袖候於城南建山寺東坡至坐定理夢事以語坡坡曰軾八九歲時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娠夢一僧來託宿瘠而眇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失一目暮年弃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與雲菴書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器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著衲衣哲宗問右璫陳衍曰蘇軾襯朝章何衣對曰是

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佛印雲菴遣書至坡不復答
但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鑿脫也後七年歸自海南有
玉局之除作偈荅南華長老云惡業相纏五十年常行
八棒十三禪今著衲衣歸玉局可憐化作五通仙

王直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
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翰
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
因作一絕獻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

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啟亦云入叅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

王直方詩話云為程筠作歸真亭詩云會看千字誅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坐不應見於木杪也

石林詩話云學者多議蘇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為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也殊不思此題程筠先墓歸真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

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詩眼云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
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
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
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
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子平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
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
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

閒雅蓋與上七言同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
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么鳳素面常
嫌粉污洗粧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
夢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為朝雲作也茗溪漁隱曰
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梅詞便知道
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
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

不畏人之譏誚乎

高齋詩話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後見王
昌齡梅詩云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方知
東坡引用此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
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范景文言橄
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落
紅鹽之語也茗溪漁隱曰余居嶺外七年備見土人採

橄欖初未嘗以鹽擦樹身亦只以梯採之或以杖擊之而東坡落紅鹽之語當自別出小說也

隱居詩話云王禹偁橄欖詩云南方多果實橄欖稍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嚙眉皮核苦且澁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蓋六句說回味歐陽脩云甘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極快健也

蘇子由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真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檐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諸芋而華屋玉食

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
為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
人衰憊之氣苕溪漁隱曰凡人能處憂患蓋在其平日
胸中所養韓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諫佛骨
疑若殺身成仁者一經竄謫則憂愁無聊槩見於詩詞
由此論之則東坡所養過退之遠矣

石林詩話云詩篇當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詩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不可測其

意蓋下有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翠間繫悶豈
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鉞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
傷初拙也然繫悶羅帶割愁劒鉞之語大是險譚亦何
可屢打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自來九日多用落帽事獨東坡云破
帽多情却戀頭尤為奇特

緗素雜記云舊唐書載唐明皇時宰相李林甫自以無
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時選

人嚴迴判語林杜二字林甫不識謂韋侍郎曰此謂杜何也韋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賀人生子詩云甚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麀書蓋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東坡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鬬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

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茗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
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貓紛髯雜
霜兔插架刀槩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
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

宋 胡仔 撰

東坡五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
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闕
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東坡詩叙事言簡而
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

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後山詩話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

无已云荆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余戲之曰
子欲居工奇之間耶

遜齋閒覽云蘇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棊
飲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
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
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諱入却打猛
諱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

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王直方詩話云邢惇夫言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
帳浮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窓浪接天此東坡詩
也嘗題於余扇山谷初讀以為是劉夢得所作

後山詩話云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
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
易也

緇素雜記云東坡於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二錢唱和

戲用其韻跋之有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
州注云皆世所傳錢氏故事事見歸田錄云國朝自下
湖南始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
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
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自此稍絀然至今州郡往往與
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饒杭人也杭人嗜
蟹昆嘗求補外人問其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
判處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蔡寬夫詩話云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
乃其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為
學士時燕穆之復為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間宣
獻詩所謂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聞曩記承明意
象今頓還永與鑿坡為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畫海曲龍
山故詩引用之元豐末既修兩後省遂移院於今樞密
院之後兩壁既毀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詔
郭熙所作春江曉景禁中官局多熙筆迹而此屏獨深

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蘇儋州嘗賦詩云玉堂晝掩春日閒中有郭熙畫春山今遂為玉堂一佳物也

茗溪漁隱曰才調集有元名氏絕句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樽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東坡吉祥寺花詩云太守問花花有語為君零落為君開遂與前詩畧同豈偶然耶古今詩話載太上隱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留詩一絕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東

坡贈梁道人詩云寒盡山中無歷日用此事也又行瓊
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
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數句云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
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蓋風來則千山草木皆動
如動鱗甲萬谷號呼有聲如酣笙鐘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送楊孟容詩云我家峨眉陰與子
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江山不違人徧滿千
家窓但苦窓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鐘噓微

撞我留侍玉堂弱步歌豐扛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
不肯入州府故人餘老龐慙慙與問訊愛惜霜眉厖何
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蓋效山谷體作也山谷云子瞻
詩句妙一世迺云效庭堅體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
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曰我詩如曹
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
玉堂雲霧窻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
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迺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

晁張雙但懷相識察牀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
敦龐誠堪壻阿巽買紅纏酒缸歐陽文忠亦嘗效聖俞
體作一篇有云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題劉義叟家
園也

後山詩話云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
死其婦哭之慟其隣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
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喻耳八百死矣九
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

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茗溪漁隱曰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

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玄暉蓋澄江淨如練
即玄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東坡云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宋真宗既東封訪天下
隱者杞人楊朴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
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
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
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子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

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桐江詩話云楊朴字契先一日秋晴戲釣於道傍溪澗中值漕臺陳文惠出巡按從者訶之契先竟不顧文惠怒命從者攝至前路郵亭中詰之契先風神村野宛然一耕夫也文惠益怒欲加以刑契先丐毫楮供析乃作絕句云昨夜西風爛熳秋今朝東岸獨垂鉤紫袍不識蓑衣客曾對君王十二旒文惠謝遣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

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鞠子
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
諸人曰蘇軾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
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荅無一字舛舛誠天下之
奇才也歎息不已茗溪漁隱曰余之先君靖康間嘗為
臺端臺中子瞻詩案具在因錄得其本與近時所刊行
烏臺詩話為尤詳今節入叢話以備觀覽

臘月遊孤山詩云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

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拏百
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
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
除白髮煩菖蒲麻鞋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
潛自作五柳傳潘閔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餘知
非不去慙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此
詩云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新法行
後公事鞭箠多也又云追胥連保罪及拏以譏鹽法收

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云歲荒無術歸亡逋鵠
則易畫虎難摹意取馬援言畫鵠不成猶類鶩畫虎不
成反類狗言歲既饑荒我欲出奇擘畫賑濟又恐不從
恐似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戲子由詩云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
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
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眼前
勃蹊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

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蘆鹽甘似蜜門前
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
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
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
其非口諾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
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
時人分重輕此詩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
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餓欲死及滑稽傳

優旃謂陞楯郎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言
弟轍居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故以比東方朔陞楯郎而
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
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新興律學某意非之以謂法
律不足以致君堯舜今時人專學法律而忘詩書故言
我讀書萬卷惟不讀法律蓋知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
之術也又云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齏鹽甘似蜜以譏
所差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發摘官吏惟學官無吏責

也又云平生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箠此等貧民平生所慙今不復恥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鹽司意不喜其人不與爭譏故毀詆之為陽虎也

山村詩云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

帶牛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
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又云
老翁七十自胥鉞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
爾來三月食無鹽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
採筍蕨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數
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
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忽忽過眼青
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彊半在城中意言百

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之人
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
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著次第但
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三

宋 胡仔 撰

東坡六

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
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
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泣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
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綫路不容足又與牛

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勿厭藜羹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自歎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千餘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

無異鴨與猪又言某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
田豈至此哉故云寄語故山友慎不可厭藜藿而思仕
宦以譏開運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正求跋尾作詩云南山之下沂
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疋
如雲煙騅駟駟駟驪駟驪白魚赤兔驊皇驄龍顙鳳頸
寧且妍竒姿逸德隱駕頑碧眼番兒手足鮮歲時剪刷
供帝閑拓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

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
弟子韓廐馬多肉尻雕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
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
荒芊繚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
服短轅意以騏驎自比譏執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王
良之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李清臣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云南山高峻嶒北
山亦嶒嶒坐看兩山雲出沒行如駛歸若呼始覺山中

有靈物鬱鬱其焚蘭覃覃其擊鼓祝屢云云巫屢舞我
民無罪神所憐一夜雷風三尺雨嶺木兮蒼蒼溪泉兮
央央雲散諸峯互明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間山空音
響絕某和云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
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慙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
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
天菽麥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
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龍

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
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此詩言本因龍神懶
惰不行雨却使人怨天公以譏執政大臣不任職不能
調理陰陽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
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某自言無功竊祿與大臣無異
當時送與李清臣後得一兩日李清臣來相看笑言承
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弟轍時在徐州李
清臣與詩於詩後批云可求子瞻共和其詩云已飯盤

疏彊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謾
為方外游草亂不容移馬足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
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某和云五斗塵勞尚足留
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為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游
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
日向城西看浴鷗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
誅之朱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足矣龍逢夏桀臣
比干商紂臣皆因諫而死某為屢言新法不蒙施行不

合以朱雲自比意言聖明之世必無誅戮之事故未許
與朱雲地下游及王粲是魏武帝時人因天下亂離故
粲在荊州依託劉表作登樓賦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思
意亦欲作此賦也又用轍韻贈李清臣云城南短李好
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天知命我
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注云邦直家有舞者甚妙又云
閒作清詩斷送秋瀟灑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攬髭須不
後李清臣再次元韻云東來常歎艸朋遊得遇高人蘇

子由已誓不言天下事相看俱遣世間憂新詩定及三千首曩別幾成二十秋南省都臺風雪夜問君還記劇談不後李清臣差修國史賦詩送之云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某於仁宗朝曾進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秦之過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某妄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清臣於國史中

載所進論

章傳作詩見寄某次韻云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視
下則有高無前孰為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彀下士
沐猴冠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
唐主宮殿悲麥秀而況彼區區何異一醉富爰居非所
養俯仰眩金奏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
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既依梁班
固亦事實效嘖豈不欲頑質謝鑄鏤反聞長者言婢直

非養壽唾面慎勿拭出胯當俛就居然成懶廢敢復齒
豪右子如照海珠網目疎見漏宏才乏近用巧舞困短
袖坐令傾國容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
門前可羅雀感子煩屢叩願言歌緇衣子粲子還授此
詩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實效嘖豈不欲頑質謝鐫
鏤所引梁冀實憲並後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驕暴竊威
福用事馬融班固皆儒者並依託之此詩詆毀當時執
政大臣引梁冀實憲驕暴竊威福用事以比執政大臣

言我不能效馬融班固依託此人也

赴杭州通判弟轍送至潁州作初別詩云征帆挂西風
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
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詞真吉人介石
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死
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從今得閒暇默坐消日
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此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
如子猛為弟轍曾差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充檢詳文字

爭議新法不合而罷既美弟轍去之果決則意亦是譏
新法不便也某初到杭州寄子由詩云眼看時事力難
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
丞此詩云眼看時事力難任時事謂新法青苗助役等
事也言已才力不能勝任意亦是譏新法事煩難了辦
也

游徑山留題詩云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
中塗勒破千里足金鞭玉轡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

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茅宴坐荒山巔
精誠貫山石為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窓暖足來扑握
夜盃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為弟子長參禪
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
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仰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
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
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
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龍井水洗病眼有

效此詩云近來愈覺世議隘以譏近日進用之人多是刻薄議論褊隘不容人過失故見山中寬閒之處為樂也

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某為主上好興水利因作此詩言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
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譏興水利之難成也

黃庭堅寄書并古風詩與某其書云伏惟閣下學問文
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補
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中內外稱職其古風詩云江
梅有佳實托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
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
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

口擲棄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又云長松出
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
要為人制頽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
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才則殊氣
味固相似某答書云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
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謂近日朝廷進
用之人意言黃庭堅輕外物而自重以譏諷當今進用
之人不能援引庭堅而用之也及依韻和答古風詩云

嘉穀卧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光大
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
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載終一嘗顧我如
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愠悄悄徒自傷此詩云嘉
穀卧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光以譏
世之小人輕君子如稂莠之奪嘉穀也又云大哉天宇
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
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載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

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愠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蟲縱橫至秋自息比黃庭堅於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自全又取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皆以譏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又云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竒藥開視皆獐苓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君今已度世坐閱霜中蒂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閨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此詩即無譏諷劉攽通判泰州作詩送之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

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
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
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
髮桃花開不開此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
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學阮籍口不臧
否人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新法不便不容人
直言也熙寧四年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敞孫洙劉
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

字為韻內寄劉攽詩云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
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
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辨輕子貢爾來再傷
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恍如夢况逢賢主人
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閒吾
邦正喧闐此詩云羨子去安閒吾邦正喧闐言杭州監
司所聚是時初行新法青苗助役事多故云吾邦正喧
闐以譏新法事多不便也熙寧九年劉攽寄秦字韻詩

與某尋和云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
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
鰥守向誰親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此詩
云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劉攽
聞人唱某小詞作詩相戲某和云十載漂然未可期那
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出醉後狂歌自不知刺
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
是春容最好時此詩引賀拔甚以錐刺其子舌戒以言

語事以戲攷又不合引王舒狂言為王敦灸其眉事以
自比以譏時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三